

幽幽兰花扑鼻香

刘永民(宣汉县胡家镇小学)

闲暇之余,在办公室养了一盆兰花,精心呵护,时时在意。每天忙碌过后,总喜欢静静地站在她面前,默默地看她,偶尔也会用手抚摸着那细长如绿蜡般的叶子,期待她哪一天猛地开出花来。

今天一早打开门,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至,我精神顿时为之一振,感觉整个人都醉了。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就在昨晚,她竟然悄悄地开了。我知道兰花很通人性,十分在意爱她的人。她平时叫草,只有此时才称花。于是我紧挨着她坐下来,和她独处,和她对视,与她在一起,我总能收获一份圣洁和宁静。可她仍然那么从容、淡定、素雅、安静,与世无争,任红尘喧嚣而不发一言。在她面前倒显得十分稚拙,与这样的君子对话,怎能不让我沉思,不让我遐想,不让我陶醉。

赏花之余,我联想到我们这些职业人何尝不是时刻在育人、赏花。但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是痴迷还是麻木?全凭一种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作为教师,更需要有一种沉稳的心境。试想,浮躁中谈何赏花的惬意,谈何审美的情趣,只有在平淡中才能品出花的美丽啊!

无论社会风气怎样,我们这些育花品花人还真应该静下心来,精耕细作,抛浮躁,去烦恼,多一份宁静,多一份敏锐,去发现和呵护那些娇弱的小花。待到山花烂漫时,也应当看到自己培育的花在丛中欢笑,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

想到这里,我对于教师职业的种种不快都烟消云散了。现在,当我看到无数的兰花从泥土里生出,经由我们的呵护正静静地绽放,让我的梦都充满了淡淡的幽香。

我初次写信,已是初中时候的事了。那时哥哥已成婚分家,两个姐姐相继出嫁,家里只留下三姐和怯懦的我。

不久,三姐去广东打工。我帮三姐提包,送她到村头。望着她在蜿蜒山路越来越小的身影,我第一次噙着泪喊出了“三姐,你慢些走——”。

三姐去了几个月后,我也进了初中。进校不久,我收到了三姐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方方的信封,几个圆圆的邮戳,密实地封着。我小心翼翼地用小刀挑开信封,展开信纸,抬头看见“亲爱的弟弟”,我的内心一震,这可是我从来没享受过的待遇。而后再看里边写的话,细流涓涓,温婉的内心坦露于信笺的河床,情绪在纸墨香里游弋,三姐的形象亦从那纸墨香里由隐而显。我看到了三姐在厂里日夜加班的疲惫,受管束不得自由的拘谨,看到了三姐吃不饱饭的饥饿眼神,看到了担心待遇低领钱甚少往家寄不了多少钱的忐忑。末了,三姐总会提醒我要努力学习,别像她这样受苦挨饿,要多关心父母,别让父母生气……这哪是几张纸,分明是一颗跃动的心,读得我脸上淌出一片泪光。

少年的心,如缄默的信封。一次回家,母亲刚收到三姐写给家里的信,叫我念给她听,我一触到“亲爱的爸爸妈妈”字眼,闭着的嘴始终张不开,气得母亲骂我“多大出息,连个信都念不来!”。母亲一脸愠怒,端来装针线的竹篮,找来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阅读。有时把词语读破了,有时把字念错了,我没有笑,而是认真地在听信的内容。奇怪,三姐明明跟我说那边情况不好,为啥给母亲说得很好呢?还叫父母少干活,别太累。看着父母一脸的宽慰与满足,我的内心却隐

怀念写信的日子

伍成勇(达州市高级中学)

隐作痛起来。那晚停电,母亲找来煤油灯,坐在饭桌前,铺上两张作业纸,捉住生硬的笔,一字一画地给她远方的女儿——三姐写信。我看了开头,亦是“亲爱的女儿”,字迹歪歪扭扭。煤油灯摇曳飘忽,母亲的面容在灯火下忽明忽暗。我看母亲写信时的神情,比叮嘱更凝重,比见面更幸福。

写完后,母亲拿来信封,让我教她填写地址、邮编,填罢,再用烂了的饭粒将信口封好,交与我,嘱我第二天务必亲自投递。回校后,我也给三姐写了一封信。我知道三姐手头紧,就将平时攒下的两张十元的纸币夹在信

里,叠成蝴蝶状。封好后,在阳光下照照,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三姐千里之外的感动。后来,三姐情况渐渐好了,大姐二姐也去了那儿,我就更多些想念了。有时,三封信同时到达,我两手紧紧地攥住这些信,似乎在攥三个姐姐的手,似乎在和她们紧紧拥抱。上大学后,我亦开始给父母写信。父母的艰辛,已化作升腾在我内心蓄足了雨的云,轻轻挤一下,泪雨就滂沱起来。父母时常拿着我的信,在邻里间传阅,邻里夸我懂事有孝心。我想,父母的要求多么低,就那么两张纸,两张纸上的文字,就能使得脸上如春花灿烂。

而今,邮箱冷落,信件寥寥。我时常在想,离开了那可以自由抒写的笔墨,那可以盛载一腔浓情的信笺,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最柔软最真实的无声言语,如何才能最温情地抵达呢?

永远怀念那些写信的日子。永远怀念那些沁透了亲情的岁月。

山水情思

江洪(大竹中学)



我很喜欢山,也特别酷爱水。对于我来说,这山山水水就是天地之间的一部恢弘巨著,里面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每当我挣脱了俗事的羁绊,和同伴成群结伴出行远足,都能透过眼前的山水,给我带来快慰和欢欣。

其实,许多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山,很多人都青睐自己企盼中的水,无论走到哪里,春天都可以采摘到鲜红,夏天都可以浸染到翠绿,秋天都可以收获到灿黄,冬天都可以领略到晶莹。至此,美好的记忆嵌入心底,不管是清淡的一抹,或是悠然的一片,沉郁的呼吸便会顿时通畅起来。

我的山到底在哪里?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在高高的山顶,一阵猛烈的风从远方刮来,恍惚之中,我看见有无数野马奋蹄跃身,排山倒海般向我狂奔而来,长啸扬鬃,仰天嘶鸣,在我的眼睫毛上踏出一片壮观。当我几乎仰后而倒却又倔强挺立时,视线中又出现了暮霭缭绕的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以一种更加清晰的线条,在淡灰的天空中逶迤着,并且呈现出一种格外恬静的美,使人感觉它既沉稳和谐,又那么地富于人性。

是的,我心目中的山,有时看上去清淡似眉,有时看上去浓黛如墨,但它总是亲切地环绕着我,召唤着我,任雷雨冲刷,烟熏雨染,寒暑更替,日月朗朗,其起伏的脉络,总是我熟悉的一切,宛如我心中所崇拜的偶像,既有蜿蜒的深情,也有久蕴的虔诚。任何时候,只要有这山和水扑入我的眼帘,我都会感觉到它的灵性,感觉到它的美丽和深沉!

我很喜欢山,也特别酷爱水。因为山山水水可以给我许多的宁静和安祥,也可以给我很多茅塞顿开的机遇和跨越。山水也让我在艰辛与疲惫之后,给我太多的新奇和惊喜,更给我十足的毅力和勇气。从某种意义上讲,山和水几乎包容了中国文化的所有底蕴,既有神仙的传说,也有名人的传记,让美在自然界中显现,在自然界中不断延伸。

当我度过孤寂的夜晚,带着失眠的叹息登山,我不仅看到了青烟雾霭与霜露一起,在旭日的霞光里慢慢地蒸发,所烘托出的那份让人美不胜收的袅袅山气,同时,我也在这无限美好的氛围中,望着眼前如波似涛的山峦,由衷地发出赞叹,让我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我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去赏阅和领略这日月经天之内风雨霜寒冥冥的昭示,因为这山水原本就有着一种浑然的启示和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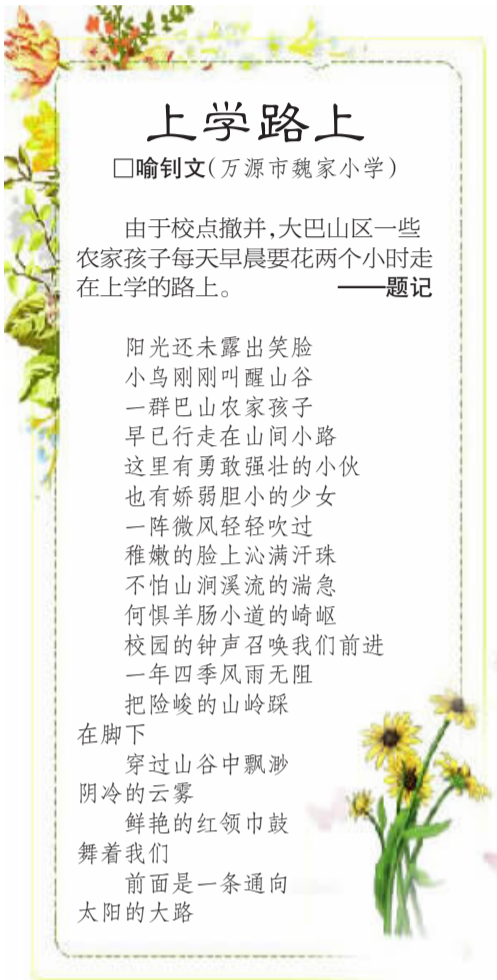
我喜爱那些随处可见的山,也更爱那些弯弯曲曲的水,虽然他们名不见经传,但与它们在一起,你大可不必去担心自己身份的高低,地位的贵贱,以及袋囊钱币的多少。你也没有必要去顾虑狂妄的动作和痴迷的程度,会被人指指点点。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豪情风涌,意气勃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挥扬起臂膀,酣畅淋漓狂歌尽舞。你可以在不经意间弯腰拾起那覆没在绿草中手掌大小的石块,再也没有任何顾虑地向另一处葱绿的深处信手以投。无拘无束在这样的山水之间,与其说是浪漫,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自由和洒脱!

上学路上

喻钊文(万源市魏家小学)

由于校点撤并,大巴山区一些农家孩子每天早晨要花两个小时走在上学的路上。

阳光还未露出笑脸,小鸟刚刚叫醒山谷,一群巴山农家孩子早已行走在山间小路。这里有勇敢强壮的小伙,也有娇弱胆小的少女。一阵微风轻轻吹过,稚嫩的脸上沁满汗珠,不怕山涧溪流的湍急,何惧羊肠小道的崎岖。校园的钟声召唤我们前进,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把险峻的山岭踩在脚下。穿过山谷中飘渺阴冷的云雾,鲜艳的红领巾鼓舞着我们。前面是一条通向太阳的大路。



教师文萃

教育时评

据《羊城晚报》报道,新学期伊始,广州不少名牌小学的新学生家长忙着报名应聘火爆的家长委员会。不少家长发自内心的感叹道,应聘家委会真是名副其实的“拼爹”——家长也需要有“一技之长”或资本。并且,一些家长感到他们在家委会的决定中“被代表”了。对此,有专家表示,家委会有必要设置,但要防止被异化。

按理说,家委会的成员应包括所有学生家长,它的执行机构则应该由家长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家委会常委会的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全体家长的民主协商达成一致。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家长感到自己在家委会中“被代表”的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家委会通常被简化为家委会常委会,而要成为家委会成员,则往往需要“拼爹”。由于家委会的人数有限,以及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不民主和权力约束不到位,那些拥有耀眼的个人关系、公共权力、私人资本和社会地位的少数家长便“自动”成为家委会成员。

这样产生的家委会,很难代表广大学生家长的意见和利益,所作出的决定也势必难以符合广大学生家长的普遍意愿。更有甚者,家委会假借全体家长的名义,与班主任、学校管理者、校外经济组织结成利益小团体——例如将组织学生补课、收取补课费、集资筹款、举办培训班和竞赛等,通过家委会认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实施,把学校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鉴于家委会有变成“官商联谊会”或“收费委员会”的危险,笔者认为,要使家委会成为真正代表全体家长,“合法”的家长组织,就必须明确家委会的性质、功能与职责;建立健全民主、科学、公正的规章制度;包括家委会的产生、运作和监督机制;确立家委会的法律地位和权力范围,以及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部门之间的关系。惟其如此,才能让家委会回归本真,密切家校联系,促进和谐。

时下,“送课下乡”活动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常见一些城区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浩浩荡荡地开赴乡村学校,“教研”一番后又风尘仆仆地回到自己的课堂上。长期以来,这种“送课下乡”活动颇为盛行,甚至延伸到乡镇学校也开始流行“送教下乡”。

所谓“送课下乡”,通常是安排一些城区学校的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上一堂“示范课”,为乡村学校注入一点“活水”,开阔一下乡村学校师生的眼界。这种结对教研活动的本意是想让一些偏远落后的乡村学校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进而在教学上有所改进。然而,事实证明“送教下乡”效果并非尽如人意。

笔者认为,要让乡村学校教师取得“真经”,光靠城区学校单向“传经送宝”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方式,让广大乡村学校教师也有机会在城区学校的讲台上“露”一手。

首先,“送教进城”有利于乡村教师追求人格上的平等。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自尊心、荣誉感特别强烈。乡村学校教学条件本来就较



近日,通州区七小校长王仕斌前往市中心医院看望通州区七小原二年级学生赵鹏,并送上全校师生的爱心款七千元。据了解,赵鹏确诊患上急性白血病后,家里已花光了全部积蓄并债台高筑。图为王仕斌(右)了解赵鹏病情。(僧希林 冉东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武汉市淡化教师“校籍”身份,规定中小学教师在同一学校任教满6年,就要在区内各学校间“轮岗”流动,希望以这样的办法,改变上好学校难和择校风。以硬性的制度对教师的流动作出规定,已有一些地区做过类似的尝试,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如今作为省会的武汉迈出这一步,相信在改变当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现象方面,影响不会小。我国不少学校、地区教育水平的持续薄弱、落后,与教育投入长期不足导致的积贫积弱大大相关,但教育的管理者、从业者是否有“均衡发展”的理念和思维,也十分重要。过去这些年,教育的问题更多出在有限投入被短视地集中分配于少数“标志性工程”“名校”上,因对照鲜明而更激起人们的强烈敏感和情绪化。武汉教师“轮岗”制,抓住了破解愈演愈烈“择

来堂“送课进城”如何

王永明(万源市)

差,城区学校师生往往自恃一种优越感,居高临下的“送教下乡”活动更加突显了乡村学校的“弱势”地位,加重了乡村学校被矮化的自卑心理。相反,如果能为乡村学校教师提供一个在城区学校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让城乡教师站在同一个平台切磋,在“双向”、“平等”的前提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更有利于维护乡村学校教师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荣誉感。

第二,“送教进城”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又说,“教有法而无定法”。教育教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优秀的教师,再先进的教学方法,要想通过一堂课就使乡村学校教学质量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送教下乡”的教师通常是在教材教法上精雕细刻,没有条件充分“备学生”,一堂课的教

育教学效果就免不了有一定的局限性。“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乡村学校教师到城区学校讲台上上课,面对城乡不同的教学设施设备,不同环境下的学生以及不同的心理适应,对乡村学校教师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让他们从实践中去感受差距,寻找规律,总结经验,必然是大有裨益。

第三,“送教进城”对城区学校师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长期在城区成长的孩子与自然界接触得少,一些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自理能力,吃苦耐劳等品质方面通常也比农村孩子差,这往往是城区学生教育的薄弱环节和棘手问题。而乡村教师“送教进城”,可以把大量的农村生活素材植入课堂教学,让城区学校师生感受原生态的自然情景,体味农村人的淳朴善良,感受乡村学校师生学习、生活的艰辛,学习他们坚韧顽强的精神等。城区学校教师也可以从中学到原汁原味的“土”办法,在日常教学中强化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方面的教育培养,让城区学校的书香中弥漫更多的乡土气息。

推进教育公平别忘尊重教师

姜泓冰(北京)

由教育部门管理和提供教学、专业指导,却多数是与学校形成聘用关系的。管理部门对教师流动作出硬性规定,是否合理合法,尚待商榷或完善。每所学校自有其风气、特色、办学追求,教师也自有其选择权利、个人兴趣、家庭因素和专业发展等权益需要考量。如果不能在整个制度中加以足够考虑,将对学校办学主体、教师个人权利的尊重放在重要位置加以综合考虑,两者皆会有“被参与”感,消极敷衍而非积极主动,最终影响到改革的落实。在一个问题千头万绪、相互紧密纠缠如一团乱麻的时代,社会领域改革很难再单边突进,“一招鲜”让所有人叫好。改变教育等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状况,非一日之功。任何制度设计,一定要学会多方利益间的均衡妥协、弹钢琴,而不能靠讲觉悟、搞运动。惟有这样,才能走得长远、可持续,不致三天两头“推陈出新”。

近日,通州区七小举行党员公开承诺大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各党小组党员就如何争做优秀共产党员进行公开承诺并签名。图为党员教师在签名承诺。(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河南省汝州市一个被当地人戏称为“中国三汽”的拼装车市场,在公路两旁绵延十公里,可见规模之大。一名用报废车拼装小客车的卖主说:“经常有学校、幼儿园来买,拉十几个孩子没问题。”媒体报道的这种现象,令人忧心。忧心之余不禁要问:为什么有关部门竟对这一现象熟视无睹?

“夺命校车”屡次刺痛社会神经,校车安全已是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已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由中央到地方,从建立健全制度到各项具体工作正在逐步推进。这种时候,仍有报废车拼装成的校车流入农村,不禁让人为当地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忧心忡忡。由报废车或拼装机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此前发生的多起重大校车事故中,也不乏非法拼装的校车提供了源头。依法取缔拼装车市场,才能防止非法改装的校车危及孩子们的安全。

在我国,私自拼装机动车是违法行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除取得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报废汽车回收活动。据报道,汝州市目前只有一家合法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而公路两旁的拼装车市场却绵延十公里,几乎家家从事汽车改装。如此大规模的违法活动,难道当地的相关执法部门就能熟视无睹?

确保校车安全,必须查找监管漏洞、落实监管责任。国家规定,禁止拼装车和报废汽车上路行驶。报废车拼装成校车没有正规的生产证明,无法办理运营手续,购买和使用的单位和个人也必须警醒,心存侥幸,终究难逃法律制裁。据报道,汝州市在用校车有421辆,其中309辆手续不全,甚至是改装、报废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但愿汝州市的现象只是个案。即便如此,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真抓实干,依法整治,给孩子,也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用报废车拼装校车岂能熟视无睹

辛华(通州区)